

資料理性權力、資料話語權力  
和資料宰製——  
AI 醫療的“資料醫療模式”  
對人的抹殺

Data Rationality, Data  
Discourse and Data Domination:  
The Power of the Data Medical  
Model to Erase Humans

蔡 昱

Cai Yu

---

蔡 昱，雲南財經大學商學院教授，中國昆明，郵編：650221。

Cai Yu, Professor,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China, 650221.

《中外醫學哲學》XVII:2 (2019 年)：頁 111-1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2 (2019), pp. 111-115.

© Copyright 2019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be alert to the power of data rationality in AI medical treatment, as data rationality may be disguised as “truth” to exclude other explanations. We should be alert to the discursive power of data knowledge in AI medical treatment, i.e., the potential for AI to replace doctors’ knowledge and exclude other traditional knowledge by constructing new knowledge content, objects and rules.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possibility of AI data domination, namely the use of digitalization to monitor, discipline and coerce patients. We should also be alert to the alienating effect of the “data medical mode,” which can erase people with data. Therefore, we should avoid a data monopoly, medical dependence on AI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AI.

Sparrow 和 Hatherley 的文章〈人工智能醫學應用的前景與風險〉中對 AI 醫療做了全面評估，其中論及了對醫療機構和醫療系統權力分配的可能影響，如增強 AI 製造商和政府的權力、降低醫生的地位等，很具啟發意義。本文就 AI 醫療可能引發的權力問題做進一步展開，目的在於提請人們對 AI 的資料理性權力、資料話語（資料知識）權力、資料宰製及異化的“資料醫療模式”的警惕。

### 1. 數據理性權力

我們需要警惕資料理性權力，即警惕 AI 背後的資本權力將資料理性裝扮成“真理形式”而排斥其他理性和非理性。真理形式是指一個社會在一定歷史階段中尋找真理和產生知識的方式、程式和方法。在此框架內，知識得以產生，真理得以呈現。（福柯 2017，250）依託雲計算的大資料應用可以實現“對現象的更具客觀性的描摹”、“對現象中的規律的更具客觀性的描摹”和“對現象中的多維相關性的描摹”（蔡昱 2019），是人類科技的一大飛躍，但它並不是探索真理的固定形式，也不能涵蓋所有理性，如中醫的“望聞問切”和整體性思維都不能依靠 AI 來實現。但

是，這並不妨礙 AI 的資料理性（搜集和存儲資料、雲計算等）被塑造成真理的依據，即成為探索真理和生產知識的固定形式。具體地說，福柯曾考察各種所謂合法性的真理的建構過程，揭示了權力如何構建真理標準、制定真理的程式和方法，並製造知識物件、知識主體和知識領域。福柯還發現現代化進程中，所謂“求真意志”，即知識、話語協同理性，會通過製造一種真假對立的狀態，而控制和排斥他者。（福柯 2017，245-251）如在《瘋癲與文明》（福柯 2012）中，福柯就揭示了理性對於作為他者的非理性的控制和排斥策略。

醫療中的資料理性雖以海量資料為基礎，但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還原主義的實驗科學之上的經驗論的理性路徑。如果資料理性被權力（通常為資本權力）塑造成真理的合法性形式，便具有排斥其他理性和非理性的權力，即資料理性權力，便可將中醫等不符合其理性形式的醫療方式以“偽科學”等名義逐出醫療領域；AI 背後的資本權力還會以脅迫性力量將本作為他者的（擁有資料理性之外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醫生轉換成維護 AI 的工具，即 AI 的附庸。

## 2. 資料話語權力（資料知識權力）

我們還需警惕 AI 的資料話語權力（資料知識權力）。具體地說，尼采和福柯認為看似客觀的知識只是被“發明”的，是“真理遊戲”而已。也就是說，真理是一種論述策略，同時，知識產生於實踐場域內各種權力的碰撞，即權力是新知識的話語及其規則的構建基礎，後者也通過排斥他者而彰顯著建構它的權力。進而，科技發展中，關鍵技術工具的變更會生產新的知識主體、知識物件、知識規則和知識。

我們可以設想，作為一種被普遍認可的新技術，AI 借助資料理性的霸權，在資本權力的推動下，將建構新的知識物件、知識規則和知識，由此獲得“資料話語權力”。後者將取代“醫生知

識權力”，排斥之前的知識。也就是說，大資料和統計學的聯盟形成的新的真理形式和知識產生方式可以排斥異類，強化權力。具體地說，AI 可以通過統計學的處理方法製造“真理”和“知識”，並通過清理“謬誤”和對“少數”進行排斥，彰顯其自身和資本的話語權力。例如，它可依據其潛在假設，即“大多數=正常/健康/有療效”，“少數=異常/有病/無療效”，通過操控資料製造的“大多數”而製造新的“健康”、“疾病”、“有療效”等基本概念，和新的診療方案。同時，對於那些“少數”，“異常/有病/無療效”的標籤就暗示了“被排斥”的暴力。

### 3. 數據宰製

AI 憑藉資料話語權力和資料理性權力，尤其在 AI 科學家與資本相互勾結情形下，可能形成對人類的資料宰製。如一般意義上，滲透到生活各個方面的 AI 和大資料網路系統編制了巨大的監控系統，如同福柯描述的“全景敞視監獄”，可怕的是，我們並不知道站在監控器後的到底是誰。

醫療中，AI 可能對病人施加宰製的暴力。首先，AI 可以被看作是一台“數位化 X 光機”，也就是說，經它“照射”，人就被碾壓為一堆資料——或成為 AI 使用的資料資源，或成為 AI 需要處理的資料物件，從而失去了個性，也失去了人性，即 AI 這台“數位化 X 光機”在醫療中徹底抹去了人；其次，AI 可以用它通過資料理性建立的標準人的健康標準，和標準人的治療方案裁剪病人，即對於那些標準之外的人，因 AI 不能提供正確的健康和診療標準，從而意味著風險和不公；再次，醫療中的 AI 還是監視者，即上述“全景敞視監獄”的一環；再者，AI 可能是控制者，即通過前述的“排斥”（如將某些醫療方式排斥在“科學”之外，或將某些人排斥在“精神正常”或醫療保障之外）的操控，可以實現對不“平順”的身體的規訓；最後，如果醫療系統形成了對 AI

的依賴，AI 就可能對患者提出強制要求。當然，後者常是披著面紗的資本的需要。

#### 4. AI 權力下的異化的“資料醫療模式”

歷史上曾經出現的父權式的醫療模式是醫生權力對患者權利的簡單壓制；現代醫療中出現的飽受詬病的“生物醫學模式”本質上是工業革命後出現的理性對非理性排斥的結果；未來 AI 醫療可能使得醫療模式進一步異化，它將是資料理性權力和資料話語權力下的，以資料抹去人的醫療模式，即“資料醫療模式”。

當然，上述 AI 的權力和異化的醫療模式只是有可能出現的情形。而避免它們出現的關鍵在於避免資料壟斷、防止醫療對 AI 的依賴和避免 AI 的私有化。

###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福柯，劉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12。  
 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2012).
- 福柯，陳怡含編譯：〈福柯說權力與話語〉，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7。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Says Power and Discourse*,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CHEN Yihan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7).
- 蔡 昱：〈大數據與自由〉，《中國醫學倫理學》，2019 年，第 32 卷 01 期，頁 3-9。CAI Yu. “Big Data and Freedom,” *Chinese Medical Ethical*, 2019, 32(01):3-9.
- 羅伯特·史派羅、約書亞·哈瑟利：〈人工智能醫學應用的前景與風險〉，《中外醫學哲學》，2019 年，第 XVII 卷，第 2 期，頁 79-109。Sparrow, Robert and Joshua Hatherley.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AI in Medic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2 (2019), pp.79-109.